

性 / 别研究《性侵害、性骚扰》专号
第五、六期合刊 1999年6月
Working Papers in Gender/Sexuality Studies
Nos. 5-6, June 1999.

防暴三招

何春蕤

（这是1996年12月18日我在台北护理学院演讲「爱要怎么做：性医学及其盲点」的一部分内容，由于当时正是彭婉如命案后不久，各种防暴论述使得女人充分感受到风声鹤唳的恐怖统治，因此我在演讲中特别针对这个趋势加以介入，也以此批判性医学在正当化男性强势欲望上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下面刊出的是从录音带整理出来的部份誊写稿，尽量维持了原有的说话方式以保留原味。这也是「防暴三招」首度以书面文字——而非身体操演——的形式面世。）

……最近我们看见不少女人被非常残暴的杀害，现阶段台湾男人对女人有这么深的憎恨，这当然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台湾经济结构改变、工业升级的过程把很多男人淘汰下来，在新的技术挂帅、效率第一的经济体制中，阶级差距更大，焦虑和挫折感也更大，而在台湾经济结构重组过程中所造成的贫富不均，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竞争猜忌，目前正在以性别紧张的方式呈现。

我们可以回头去看，大概直到五年前，台湾的财富不均分配所带来的不满，主要都是以族群之间的矛盾来呈现的——选举的时候要动员人，当然就会找最清楚辨识的标记，族群共处的张力在这种时候就容

易被用来集结民众——所以前一段时候省籍矛盾似乎非常的严重，但是现在就比较少听到这方面的张力，为什么呢？因为反对党要向执政之路迈进，要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就不能只动员某一个族群的人口，那可抢不到多少票，因此在策略上就不能只靠玩族群政治。族群政治被淡化，阶级矛盾却随着贫富差距、文化差距、前景差距而愈来愈严重，它需要出口，以免危及现有体制，结果就转化成性别矛盾来表达。

换句话说，当台湾的经济结构重整到了一个地步，经济、财富、就业、生活方式等等方面产生很多各式各样新的冲突变化状态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感觉到自己混乱焦虑，流离失所，而这种流离失所的不安愤慨会找谁出气呢？当然不会，也无力，去找那些像王永庆、张荣发之类的大资本家啦！从前，在三党竞争选战的时候还可以去打一打挂黄色或绿色颜色旗子的车（全场笑），可是现在，今年好像没什么大选举了嘛！像明年的总统选举，有什么好吵的？不用吵都知道谁会当选，那就没有什么好吵的了。在选举中才热烈炒作的族群矛盾没有什么好吵的了，那要吵什么呢？四面一看，这几年好像女人很跩的样子，眼光好像很高的样子，常常说男人不够有出息，埋怨优质男人太少，嫌男人的能力不够，而男人则觉得自己的郁卒很重要的就是来自女人的要求和女人的竞争，那么男人的怨气要从哪里出呢？于是性别矛盾成了代罪羔羊。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和怨气在性别这条线上表达出来，这一条线就促成了产生彭婉如事件的大环境。

所以妳可以从这边看到，彭婉如的事件其实凸显了我们这个社会上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张力，很多很多的猜忌。而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的政府提出来的解决方法竟然只是筛检计程车司机？这算什么解决方法啊？

还有另外一套解决方法，就是告诉妳们女生要小心啊！晚上不要出门啦！之类的。这个礼拜六要去游行【注：12月21日妇女团体在台北市街头举办全国妇女纪念彭婉如夜间大游行】，我跟我的学生说：「妳们来游行啊！」有个女学生说：「晚上出门会危险耶！」我说：「喂，坐游

览车耶！一起聚集一起去，五十个人耶！」她说：「不行耶，我十一点钟就觉得心里怕怕的，黑黑的街道，走在外面多危险啊？」

有没有看到？恐惧已经吞噬了女人的身体，已经让女人没有力量再去施展她的权力，而现在还在提出一大堆防暴的方式，告诉女人怎么打电话叫无线电计程车啊！要记下车号啦！夜间不要一个人出门啦！在家要锁好门窗啦！随时随地要小心啦！注意楼梯间、转角、树荫、门后、楼顶、地下道啦！身上要带着喷雾剂啊！电击棒啊！哨子啦！但是这些方法真的救得了女人吗？再说，这些说法的普遍传达，再三提醒，形成了风声鹤唳的情势，这又要叫女人如何积极的面对现实生活呢？

我们讲一点具体的东西：我认为现阶段这一类型要求女人自保的措施，都在「害女人」！

让我告诉妳为什么这叫害女人。那些已经被强暴，已经被伤害，已经被侵害，小时候被叔叔摸过，被陌生人搞过，被长辈压在身上泄过精的女人，我们中间一定有不少这样的女人。而每一次有暴力事件发生，大家大谈如何防暴的时候，妳知道这些在依稀的记忆中或者在清楚的意识中受暴过的女人要怎么活吗？当我们在讲，女人要谨慎，要小心，不要衣着艳丽，不要口带酒气——这些都是彭婉如被批评的方面——在这些防暴说法的笼罩之下，妳知道那些曾经受过伤害的女人要怎么活吗？妳每一句叫女人小心防暴的话都在提醒她，过去是她的错，是她不够警觉，不够坚持，不够抗拒，不够聪明，以致于遭害。换句话说，我们愈是加强这种自保型的防暴措施，就愈加深那些已经受到暴力的女人的痛苦。因为妳每一次说「小心谨慎」的时候，她的心头都要紧缩一次，痛悔一次。而每一次我们「激动」的谈防暴的时候，说真的，归根究底，那种强烈的紧张状态恐怕多多少少都出自于我们无意识中对于贞操的热烈关注，而那个贞操情结告诉女人，一定要小心，否则贞操受到伤害的时候可就要毁掉一生了。

这些说法对女人的影响不单单是告诉她们世界有多危险而已，也同时还告诉她们要如何自持，如何穿着，如何投射自我的形象，如何做一

个女人。换句话说，这些防暴的说法都在局限女人的生命！

像我们中央大学的师生要参加这一次的夜间游行，我在网路上面发了一个通告，邀请想参加这个游行的同学来加入，而且我鼓励女生要穿得妖娇美丽，最好有点骚，最好有点艳。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纪念游行不应该是悲悼哀伤而已，那只会让女人丧志丧胆，我们需要用肯定自我的权利，来夺回本来就应该属于我们欢乐游玩的空间；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彭婉如事件以后有太多的人批评女人不要穿得太绚丽，否则会遭来伤害。这是对女人的恐吓耶！可是我们把这个通告放在网路上的时候，就有一些男人写回信说：「哎呀！最好不要这样，我这是为你们好啊！你们女生穿着这个样子喔！现在世界这么乱，你们还要自找麻烦吗？」这种新好男人好多喔！问题是：新好男人，你如果真的关切我的安全，你怎么不去改变我的环境，好让我真的能够昂首阔步的夜间行走呢？更何况，伤害我的也是男人，你怎么就不想想怎么去说服你的同道少找我麻烦呢？相反的，你只是叫我做缩头乌龟，叫我躲起来，让出空间来让男人横行！

另外还有一些男生就写信来骂我们：「喔！你们如果打扮得这样妖里妖气的，要是被人家强暴的话，倒楣，活该！」这一类型的敌意表达也是很多。我们的女生当然也写信去驳斥，可是男生们就一直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进行两手政策，一手说「我是为妳好」，另外一手说「妳被强暴是倒楣活该」，不断的骚扰我们动员的过程。

女人为什么要承担这样的劝说加恐吓？女人为什么没有装扮她自己身体的权力？没有打扮她自己的权力？没有夜间行走的权力？每一次的防暴措施都在告诉我们，不要出门，不要单独，不要夜间，不要到人家房间，不要穿自在的衣服。这一类型的防暴措施难道是在为我们开拓世界吗？不是！它是尽量的缩小女人的世界，缩小女人的身体，缩小到女人连站立的时候都不敢两腿分开开的顶天立地的站立，而要尽量缩小一点，两腿贴贴的，还要丁字式的重迭起来。妳有没有注意过女人在空间里面怎么摆布她的身体？她就是尽量缩小，最好不要引人注目，唯有到

了自己的房间才可以有一点放荡不拘的时候，可是搞不好有些女人已经放荡不开了，因为身体已经僵硬了。所以对于那些可以把脚跨起来，大大伸张身体的女人，我是非常敬佩的，因为妳们的存在，才是女人的希望（全场笑）。我们难道连自在展开肢体的人权都没有？我们难道连随意摆布自己身体的顺畅痛快都不能享受？女人的基本人权和身体自主权在哪里？

我们不能一心一意只想到要防避暴力，就限制女人自己的生命开展；我们更不能因为要刻划强暴的恐怖，就把受暴描写成世上最可怕最痛苦的事，以致于在那些已经受暴的女人身上加上更重的十字架。妳必需要看清楚在这个社会文化之内，不管有没有被强暴过，女人都共同分享一个命运，女人都被放在同一个位置上，都共同承受暴力的威胁，以及性的污名。但是我们当然应该讨回公道，因为没有我的同意而对我身体的侵犯，就应该被讨回公道！

因此我们绝不能在谈防暴时，再加深女人的伤痕，更不能因为要防暴而使女人减少她们行走的空间。如果我们真正要防暴的话，我会说；嗯！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恐怕就是要降低我们对贞操情结的依赖，我们要更加的冲淡贞操情结。

彭婉如事件之后有一次在广播的叩应节目里面，我说要防暴就要冲淡贞操情结，有一些男人就打电话进来骂：「奇怪了，就是因为大家不看重贞操，女人言行随便，衣着暴露，所以才有强暴的事情，妳怎么还会叫人冲淡贞操情结呢？」

我告诉妳为什么要冲淡贞操情结。在强暴事件上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女人不报案。女人为什么不报案？不就为了贞操情结吗？不就为了羞于见人吗？不就是为了那种「妾身已是残花败柳」的感觉吗？不就为了没有办法面对那个回忆吗？而这种观念虽然没有明说，却是在日常生活中日日深入人心的。我有一个研究生在教国中的时候遇到一个例子。有一个国中女生在校园内被强暴，觉得非常的羞愧，回家后就自杀了，校园里老师们议论纷纷，有一位女老师竟然很沈痛的说：「还好她死了，要

不然她怎么活？」妳知道什么是贞操情结吗？就是这种说法！我好想问这位老师：「嘿！妳知不知道是谁不让这个女生好好的活下去的？」女人受到伤害，就是受到伤害，有什么可耻？为什么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讲？为什么不能活？是谁不让她活？

不就是周围人群的耳语吗？不就是妳们每一个人怜悯的眼光吗？不就是妳们每一个人转过头去悄悄讲的那些话吗？是谁不让我活？不就是妳们这些因为看重贞操所以觉得我的人生已经毁了的人吗？妳不要以为，妳看重贞操，跟我没有关连。作为一个被强暴的女人，我深刻的感受到，妳对贞操的严肃看重，就深深铭刻了我的耻辱。妳对防暴的神圣关注，就对比了我的损失和痛苦。

我说女人同命就是这个道理。妳不要以为拥抱贞节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妳说：「那是我个人的价值观嘛！」不！在这样一个看重贞节的文化里面，当妳热烈的拥抱贞节，从贞节的神圣地位出发，来严厉控诉性侵害的时候，妳正在对那已经丧失贞节、因着丧失贞节而受辱的人增加压力，因为她必须承担整个文化对她的压力。因此，在彭婉如事件的节骨眼上，我觉得我们要更加的淡化贞操情结，理性平实的面对女人身体心灵上的所有经验，不管是遭人恶意侵犯，穿着清凉暴露，情至意尽的分手换对象，离婚再婚外遇等等。唯有淡化贞操情结，女人才会觉得身体上的情欲遭遇不是可耻的事，女人才敢出来报案，女人才敢控诉她最亲近的家人对她所做的事情。我们一日不放松贞操情结，就有无数的女人说不出她们心里的痛苦，没有办法面对她们所遭遇的事情。因此，愈是面对性暴力，我们就愈要把贞操的情结放淡，因为唯有这样子才能把性暴力的整个丑陋面目揭出来。

当然，淡化贞操情结也还有它积极正面壮大女人的一面，等下我谈「防暴三招」时会再说。最近在彭婉如事件后，大家都开始携带各式各样的防暴装备，开始心惊肉跳的过日子，可是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过日子。这种对于强暴、对于侵犯的恐惧，是会耗尽女人的人生力量的，它会让我们非常紧张，会让我们自我设限，这对我们女人实现人生，一点

好处都没有。还有人努力告诉女人应该如何应变，比方说，如何虚与委蛇，赶快到人多的地方去；可是平常又总是要求女生要诚实平实，温婉柔顺，遇到陌生男人的时候不能稍假以颜色，要正经纯洁。这样子的乖女生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转变人格，虚与委蛇，而且还骗得了对方呢？

讲到真正面对暴力的那一霎那，有人主张教女人练防身术。我是有点觉得防身术啊！要看什么人用什么防身术。如果妳是这样子「嘿！」「哈！」软绵绵的比招式（全场笑），那可没用！这种东西谁不会啊！从小到大，我们每天早会的时候都做早操，谁没有做过？可是哪个人真正的好好的做过一遍？防暴的措施如果像花拳绣腿那样练，是没什么用处的。

我倒觉得防身术要真的有效，女人最需要的不是手脚的招式，而是有杀人的狠心，就是那种不惜血本和他拼的气魄。妳有没有？没有！因为妳从小就被训练要温柔，不要太凶悍。有个朋友有个国二的女儿，在班上常常被坐在后面的男生骚扰，比方说，用书本推挤这个女生的背，扯她的头发等等，寂寞无聊的男生找女生麻烦嘛！这个小女生有一天气不过了，把笔记本拿起来，头也不回的反手把那个男生打了一记，打得他头昏脑涨的，可是下课以后，妳知道谁被老师召见吗？那个女生！为什么？因为老师说：「唉呀！妳怎么愈来愈三八了？简直没有淑女的样子！」这就是女人变温柔的过程。还有一次，我去内湖国小演讲，因为早去了一点，就站在二楼边上看楼下的小学生，有一个二年级的小女生正在和同班的男生争辩，然后不知道吵到什么，男生伸手推了那个女生一下，这个小女生一点也不退缩，砰的打了那个男生一拳，然后回头就跑，那个男生立刻拔脚追，全班也跟着追，一群人大声叫喊，追了半天都追不上。我站在那里，心里有无限感慨，想到我自己日日面对的大学女生那种柔弱胆怯，声音像蚊子叫一样，我真的要问：我们是怎么养女生的？竟然把小学二年级女生这么强悍壮大的体魄，养成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声音发不出来的女生！我们倒底是怎么教的？像这样的柔弱女生，就算能模仿空手道柔道的招式，又怎么能狠狠地一击中的呢？

如果妳没有那种要和人家拼命的狠劲，如果妳没有常常锻炼手力体力，妳拿什么去和歹徒拼？搞不好手忙脚乱的连皮包里的电击棒都拿不出来（全场笑），拿出来了以后也下不了手，因为妳就是从来都没有发展过那种伤人的潜力嘛！因此，要想自我防卫成功，第一个就要锻炼起「发狠的心」。其实妳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工具，要是真的想要保护自己，妳就要有智慧能运用身边最简单的东西，但是用最大的能量，一击成功。面对把车子开到僻静之处的司机，妳要能狠狠地用皮包带勒断他的气管；面对迎面挡住妳去路的歹徒，妳要能狠狠地用脚踹断他的小腿骨，妳要能狠狠地用手指把他的眼珠挖出来！平常练习一下嘛！下一次家里杀鸡或者吃鱼的时候，练习一下吧！（全场笑）妳说：「哎哟！好可怕哦！」我告诉妳，人家用暴力对妳相向的时候也很可怕喔！妳要哪一个？妳要不要保护自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全场笑）而且还犯得很凶悍！

我已经说过，躲在家里，护不了自己，守着一个新好男人，也顾不了自己。女人就是要集体壮大自己，改变女人的力量和形象。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自立救济时代，我们是自立抗争时代！在心灵和情绪上，妳就得强悍一点，在体力上，妳就得强壮一点。从现在开始，女人非得锻炼体力不可：多多游泳，练习四肢的协调；多多跑步，累积体力；练习举重拳击，知道攻防的招式。做这些练习，倒不是因为它们可以帮助妳防暴，这样的目的性太狭窄了，对心理的恐吓也太强了。不，从正面积极的角度来看，这些锻炼都会帮助妳减肥塑身，省下好几十万来（全场笑），也使得妳体力好，头脑好，搞不好对妳的性生活更是大有好处：体力比较好，做爱也比较久嘛！各种高难度的姿势也都比较容易尝试嘛！（全场笑）对身体的熟悉和掌握都会使妳的性生活品质比较高。

另外，为了抵抗一般对强暴的过度恐怖想像，妳还需要常常练习沙盘推演，多看侦探片、恐怖片、鬼片、科幻片，让妳的胆子大起来，让妳的理性判断强起来。有很多女生不看这种片子，觉得「哎哟！好恐怖。」可是，口味是锻炼起来的，怕吃辣的人，一点一点这样吃，后来也会吃

辣了。妳们甚至应该多看强暴片，一面看，一面判断受害者犯了何种错误，错过了什么机会，应该如何反应，还有，加害者有什么破绽，我们可以怎么攻击他；把片子当成模拟练习的机会，练习快速反应，要怎么样小心，怎么样攻击，怎么样躲避。不但准备好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能够一触即发的产生攻击力，也可以避免临时事发的时候手足无措，或者一下子突然冻结、晕倒（全场笑），这都不是保护自己的方法。理性判断的能力往往不是学校那种呆板教育有提供的，它们就是在我们休闲时看电影电视读侦探小说的过程中累积起来的，既休闲，又娱乐，还能补脑壮胆，何乐而不为？（全场笑）

还有，作为心理准备，从现在开始，没有任何一种身体经验是应该为女人带来羞耻罪恶的。发生在我身上，就是发生在我身上，怎么样？就算妳捏过我的屁股，强暴过我，又怎么样？我还是要好好的活下去，我还是要狠狠地讨回公道，控诉你的暴行。我们不能因为自己身上某个器官遭受过什么侵犯，然后就一生羞于见人，我们更需要抗拒别人对强暴受害者的歧视，这是我们应该努力改造的文化成见。

我一直希望强暴这件事情在我们文化里面的位置能够降低一点，不要总是被大家视为人生大痛，这样才可以给女人多一点空间，多一点自在。就好像离婚一样，从前是多么可耻的事啊！人家都觉得这个女人一定是因为有什么毛病，有什么问题，心理有什么什么的，所以才被丈夫抛弃了，而离婚的女人也自弃自责，总觉得自己见不得人，因此更加孤立。好在离婚这件事现在已经因为施寄青多年的努力而逐渐正当化，许多离了婚的女人也开始坦然昂首的活下去，这才扭转了文化成见，造成了一种新的文化革命，离婚不再一定造成人生大痛大害。现在那些被强暴的女人也一样需要这样的革命啊！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文化环境，让强暴不再是女人心中的大痛，不再是让女人活不下去的东西，不再是女人心底的乌云，而只是人生中的一件偶发事件。面对强暴的阴影，我们需要那种能让女人壮大——而不是惊恐——的言论。我认为目前的自保言论都是限制女人身体自由的言论，是叫我们更加自我设限的言论，但是

我鼓励妳们的，不是「勉强自保」，而是「积极自强」。男儿当自强，女儿更要自强（全场笑）。妳们当然要锻炼身体强壮，锻炼妳的体魄心态，这种长期的操练和累积不是说说就好了，你们不做，不练，那就没得救了。

可是在另一方面，要是遇上了歹徒，刀子已经架在妳脖子上，妳的裤子已经被脱下来，他预备要强暴妳了，妳要怎么办？在这个危急时刻，说什么虚与委蛇已经没有用，防身术也因为全然的劣势而施展不开了，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老实说，没什么办法了！难道要拼死一搏？

因此才会有人会告诉女人，在这种时刻，想办法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事，我们犯不上为这个经验送命。所以，不用挣扎，就默默的等候他完事吧！留得青山在，不怕讨不回公道，就当它是一场恶梦，而梦总是会醒、会过去的。

这当然是一个办法，一个消极但是不太费事的办法，而且许多女人也会接受这个办法。那些对身体感到自在、务实的面对危机的女人更会积极的尽力让事情快点过去，盘算着怎么收集证据，好在日后讨回公道。

可是有些非常看重自己贞操的女人还是会不甘愿，她们还是希望能保住自己的贞操，她们还是会希望有些点子来应付这种情势。毕竟，就算全然劣势，难道女人就只能束手就擒吗？我们可不可以做些什么来设法避开这一劫？

有！当然有！可是我怕妳们根本做不到！因为这些绝地大反击式的招式都需要妳在平常日子中就有经常的操练，它们需要妳根本的脱出小处女的温和保守心态，它们需要妳改变对性、对身体的观点，它们需要妳在平常日子里就锻炼下面我要说的「防暴三招」。

说它们是「防暴三招」当然不是说只有这三招，而是说我先建议三招，大家再举一反三，创意十足的设想别的招式，所以三招不是极限，而是开端。这三招当然也有其共通点，首先，它们都是多功能的身体改

造工程，而不是像一般防身术那样单单为了防范强暴而练。如果把防暴当成特殊活动，它就不容易融入日常生活，也不容易经常练习，毕竟，我们都是懒人嘛！所以防暴三招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它们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就很容易操练的活动。其次，防暴三招的使用主要是在那种关键时刻，箭已经在弦上，事情就要发生，为了保住自己的身体不被他人器官强力进入而使用的招式，因此它们也不会和别的身体操练冲突，平常妳还是可以练习跑步、有氧运动、拳击、瑜珈、防身术的。

说要锻炼招式，有些人就面有难色，觉得一定很费力，很困难。如果妳不介意，可以忍受强暴，那妳也可以省省事，等他完事；不过如果妳不想弃守，想要避开受暴，想要保住贞操，那么就得学习「防暴三招」，做点改造本身人格和身体的练习。

妳说：「我不想改变自己，我就是要做我现在这个小处女的样子。」

那好啊！那妳就只能以妳现在这个没被改造的样子接受强暴，要不然怎么办？妳总不能说，什么都不做，就期望世界自动照妳的意思改变吧？

妳说：「好吧！好吧！我学！」很好，那就让我们开始训练课程吧！

比方说，第一招，就是学会替男人手淫。男人拿什么东西强暴妳？不就是那一根硬硬的东西吗？妳不想被他强暴，那就把他解甲归田不就好了吗？（全场笑）当然有些歹徒更变态，会用别的东西，但是那毕竟不是常态，如果遇到那种真正残暴的，大罗神仙也没什么办法了。不过除此之外，大部分状况之下，妳都可以用这个第一招来避免被他插入。

替他手淫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妳不怕他的器官，敢碰它，还能替它服务。妳不要说「呕！好恶心哦！」，如果看着摸着都恶心，那他插进去了妳要怎么办？所以替他手淫的时候，妳当然不能一手掩住鼻子，一手替他打手枪（全场笑），这样是不会成功的，妳的表情已经泄露了妳的厌恶。要真的让他快快解甲归田，妳就要摆出另外一套样子，要轻松甜美的说：「啊！你不要这样子啦！我告诉你，我很会的唷！让我帮你服务一下嘛！」（全场笑）于是妳去替他解裤子，妳去轻轻的摸

他的器官，轻轻的搞它，自己还要制造一点音效，像叫床那种「哦！哦！」（全场笑）你们笑什么？你们不是想要自保吗？你们不是要保住贞操不让他进入吗？如果不这样努力，那你们要选择被强暴也可以啦！两条路，你们选吧！你们是要被他强暴？还是要把他「干掉」？（全场笑）

这里的重点是，平常日子里当然就得操练这方面的「手技」（全场笑）。而且，防暴只是手技的附带效用，更重要的是，在练习的过程中，不管是抚摸黄瓜还是玉米还是茄子，慢慢的你们都不必再怕男人的性器官，你们不会像小时候看见暴露狂的时候那种惊惶，你们可以很平实的看待男「性」，而且现在你们练习了，知道怎么做，还可以照样施展在别人身上，促进你的异性性生活幸福美满。真的！实验研究一下要怎么弄比较容易成功，比较容易让他出精（全场笑），而且自己的手臂还比较轻松。（全场笑）

男人的性器官有什么可怕的？你们倒底要不要救自己嘛！要救，那你们就不要嫌这嫌那的，就这样去做！反正，要是替他手淫就可以躲过一劫，你们也还是划算的（全场笑）。我告诉你们，坊间那种防暴措施的附带作用是让女人自我设限，让女人更担心，更害怕，让受过强暴的女人更觉得羞耻；可是我这里说的防暴操练都是以积极效用为主，可以促进性生活，而且可以让你们以一种求知的心态去研究性，防暴反而是附带作用。

在这里的先决条件是什么？那就是在平常日子里就不要怕男性的身体和器官嘛！很多防暴的说法都叫女人要冷静应对，可是，平时又不让女人接近男性身体，或者告诉女人那个器官很可怕，搞得女人在还没遭遇男性器官的时候就已经先自我解除武装，瘫痪投降了。要知道，冷静是需要练习的耶！因此，有看到器官的机会，例如看到暴露狂的时候，就把握机会仔细的看他一看（全场笑）；有机会摸摸玩玩那个器官的时候，就多多练习把玩（全场笑）。长期操练这种不害怕的心，在日常生活中就有平实看待身体的心态，临到真正发生事情的时候，个人才可能冷静的让歹徒解甲归田。

防暴第二招，你们忿忿的说：「我不要被他强暴，我也不想替他手淫，

是他侵犯我，我凭什么要讨好他，让他爽？」可是人家手中有刀，架在妳脖子上，妳又抗拒不了，那怎么办？人家裤子也拉下来了，器官也露出来了，就要上妳了，妳要怎么办？妳又不想就这么算了，那妳只好发狠罗！可是要怎么样发狠呢？要想一举抗拒成功，不容易啊！防身术里面教女生要攻击某些部位，可是前面我已经讲过了，没有杀他的狠劲，妳动了手也没用，连打到对方身上都软绵绵的没力，那有什么用？而且两人身体已经那么贴近，想要用什么招式都有空间距离上的限制了。因此这第二招，就是要把对方最脆弱的部位刷一下子拽下来！（全场笑）妳觉得那太狠啦？好吧！那就让他插吧！不要？好吧！那就试试第二招啊！

妳要搞清楚，男人脆弱的部位不是那一根喔！是那一根后面的那两个蛋（全场笑）。不知道是哪两个？赶快找个男人，交个朋友，然后检查一下，认识一下部位嘛！（全场笑）男人下体那两个东西是很脆弱的，很痛的，「蛋」嘛！一听就知道是很脆弱的（全场笑）。妳们看他们男生上中学的时候，男生都知道打架的时候要这样子自我保护【一腿屈起遮住下体】，就是为了要保护那两个脆弱的东西（全场笑）。所以呢！妳们的攻击就一定要针对那个部位。妳不要说：「哎哟！我们女人怎么能这么狠呢？他会绝后耶！」妳不要狠？那就让他强暴好了！人家的刀已经架在妳脖子上，他可狠得很呢！妳还要妇人之仁吗？

因此，为了要能够一击中的，平常日子里妳第一个就要知道这两个蛋在哪里？妳们医护人员应该很有机会实地观察嘛！（全场笑）实习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总有机会看看到底是什么位置，什么角度啊！现在在关键时刻，歹徒自己已经脱掉了裤子，露出他脆弱的两环，妳还不把握时机，动手把他那两个蛋给拽掉，还要等什么呀？（全场笑）

妳说：「啊！好残忍哦！」可是，妳被强暴就不残忍吗？妳说：「那多难拽啊！哪有这种力气？」不拽也可以，用力捏爆这两个蛋总可以吧！（全场笑）妳说：「那多难捏啊！哪有这种力气？」小姐，妳什么都不想做，以为光光看着它们，它们就会自动爆裂吗？（全场笑）妳总要练

一点什么实力吧！所以平常有事没事就要练手劲，在家里洗衣服、揉面、捏肉丸、洗车打蜡、扭干拖把、夜晚爬墙回宿舍，都是练习手力的机会（全场笑）。走在公园里，看到树枝、树头，都可以练练手的张力，拉扯它们，练习准头嘛！（全场笑）连现在坐在座位上都可以练一练五指的屈伸，抓一抓座位的把手，一张一抓之间让妳的肌肉活络起来，也可以抓隔壁座位人的手（全场笑）。妳看电影里面民国初年的男人，有事没事手里都在搓两个钢球，那就是练手劲嘛！妳也可以捡两个高尔夫球来搓搓（全场笑），球面不平，反而增加锻炼的效果。这是一举数得的事情。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活动都可以随时转化成为攻击的力量，这就叫做「多功能」的防暴招式。（全场笑）

最重要的是，妳要有那个狠劲！妳不要说就这样拉一下碰一下他的身体而已，那可没用，说不定还会激怒他，让他警觉到妳的敌意和反抗。不！妳要一把就抓到，紧紧的捏在手里，拼死不放，而且给他狠狠的拽下来！（全场笑）保证他会先顾自己的身体。以后要在镜子面前练习，要有杀人的那个表情和紧绷的身体肌肉（全场笑）。妳们又觉得好笑了，我就知道妳们觉得不可置信。我告诉妳，它之所以听起来不可能，就是因为女人从没有练过攻击力，从没有想过要伤人，因此也从没想过可以用过这一招，可是这一刻，人家已经侵犯了妳的主权，妳要自保就必须伤人。而我们在各种场合都已经看到男人这个部位的脆弱和痛苦，电影里面，男人被踢到下体就立刻倒地（全场笑），妳还不赶快学吗？。

要是妳嫌男人的器官脏，不愿意给他手淫以便让他早日倒台（全场笑）；又不愿意发狠杀生，拽下他的蛋，让他倒地不起（全场笑）；那就表示妳实在受不了和他的身体——特别是他的性器官——发生任何接触（这种洁癖或畏惧还真是局限了妳可以使用的招式）。可是他的整个目的就是要和妳的性器官接触，而且接触得很紧密（全场笑），那妳还能有什么招式来避免呢？

我说还有一招，这第三招的运用可以让他完全不碰妳，而且还拼命要躲妳（全场笑）。猜到了没有？那就是要练习发疯。妳要知道，不论

妳年纪多大，长相什么样，身材如何，强暴犯可能都不挑剔（全场笑），都会想要强暴妳。妳也听说过，有很多男人会避免和来月经的女人性交，以免见血光（全场笑），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发明什么新药，可以一下子就让女人来月经（全场笑），所以不能期望使用这一招。可是我们知道，有一种女人他不敢碰，那就是疯狂的女人。

我说发疯的女人，不是说那种阿达的、反应迟钝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糊里糊涂的人，那种女人反而是常常轻易受害的，我们不是常常听说智能不足的女人被人强暴吗？显然发这种疯的角色不行（全场笑）。我说的「疯狂」的意思就是说，妳的情绪的幅度要能在最短的时间中呈现最大幅度的升降，而且是一种无法预估方向的升降。所以妳可能突然的大笑起来（全场笑），大家要练习哦！不过不是像刚才那种可爱笑，滑稽笑，不是这样，是「大」笑，是像平剧里面那种得意的、戏剧性的大笑（全场笑）。哈——！哈——！哈——！哈——！哈——！哈——！要真的大笑！分贝要很高，要完全不像日常生活中可能听到的大笑。

然后，妳突然在几秒钟之内就在原地小起便来（全场笑），这不是不可能的，成语里面说吓得屁滚尿流（全场笑）就这这个意思，只不过妳把惊吓的尿转换成疯狂的尿而已。还有，我说的是站在或者躺在原地尿出来，妳可不要躲躲闪闪的遮掩，相反的，妳要像完全没事似的继续尿，尿到全身顺流而下（全场笑）。要知道，正常人都会因为社会化而表现出对尿尿的回避和厌恶，可是，妳没有！妳好像没事人一般的继续尿（全场笑）。也只有这样，才可能让对方相信妳是真的疯了。

就在对方还没有回过神的时刻，妳突然用手抹起地上的灰尘，混着自己的尿，抹到脸上（全场笑），一边还要说：「来啊！让我打扮一下，我要用最美的样子来面对你！你在看我吗？你可以再靠近一点。」（全场笑）妳觉得恶心吗？告诉妳，他也会觉得恶心，这就是退敌之道（全场笑）。妳说：「太恶心了，我不要！」好啊！那就让他强暴妳吧！

再下一秒，妳突然跌坐在地，两眼圆睁直视，指着他身后严肃的大

声喊：「呆！来者何人？三太子在此，谁敢造次？」（全场笑）要很大声唷！还要呆在那个姿势和表情上，停住一两分钟，一定会把他吓住。平常多看看猪哥亮秀场上乱童起乱时的样子，那种旁若无人的专注，模仿一下嘛！而且妳真的要不惜血本，像我这样练习跌坐时磨破了长裤也在所不惜，才会有效。（全场笑）嘿！一条长裤，换来不被强暴，还是划算的。（全场笑）

再下一秒，妳突然冲向他，趴在地上大哭起来，嘴里昏七八素的骂着各式各样妳在连续剧中听过的骂负心汉的台词（全场笑），反正妳平常就要练习鸡同鸭讲，上句不接下句的乱说一气，东指西指，指上指下，又哭又笑，目的就是耍他摸不清楚妳是怎么回事，因而怕妳躲妳。

这第三招的操作方式基本上就是用摸不着头脑来惊吓他，让他完全无法评估妳倒底下一秒钟会做什么，让他忧心妳的疯狂会不会转而「对他施暴」，让他担心靠近你就是一种危险，一种无法预估的情况。妳要知道，歹徒非常看重控制情势，随时要全面掌控妳的动作和反应，要是妳已经全然脱出这个轨道，他当然要紧张提防了。

妳说：「我做不到！」谁说做不到？没看过九点档的洒狗血连续剧吗？（全场笑）这些演戏的人并不是真的疯子，可是他们演来就入木三分，妳也可以练习把自己的情绪幅度延伸得宽广一些，加入一些社团、小剧场之类的组织，多唱些KTV，练习入戏，练习进入别的角色，而且要练习进得很快，很突然，很猖狂，这才有效果。这一招不是对强暴犯有效，对所有对你不利的人都有效：以后装可怜来骗钱，装病来骗老板，装死来躲房事，都会有用的。（全场笑）

「防暴三招」其实是要女人尝试改变自己的形象，改变自己的态度，改变自己的身体，改变自己的感受，改变自己的心理状态，而且在这些改变的过程中壮大自己，不再怕强暴的恐吓，不再接受特别看重身体贞洁的文化教养，反而因为掌控自己的力量而可以想出另外各式各样有创意的应付方法。老实说，如果一个人因为怕被强暴，怕到愿意在日常生活中练习这些招式，改变自己，那么很有趣的是，这个人终究就会把自

己改造到一个不再恐惧强暴的地步。

改造女人的气质和力量，脱出女性刻板印象的束缚，拆毁强暴的暴力统治，这——正是「防暴三招」的目的……

附录 1：强暴的建构——防暴论述的文化效应与女性主义抗争

何春蕤

1997 年 3 月 4 日、5 日奚密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解构「强暴」的迷思〉一文，呈现了一些有关强暴的基本论点，也对我在 1996 年底一次演讲中所提的「防暴三招」说法提出了质疑。这篇回应不但希望和〈解〉文对话，更要借此向主流的防暴论述提出挑战。

〈解〉文的中心论点——强暴的本质是性还是暴力——在美国女性主义反色情的阵营中曾经是重要的议题。1975 年 Susan Brownmiller 曾主张，强暴根本与性无关，强暴是漠视女人意愿、侵犯女性身体人权的男性暴力。不过，到了 1980 年代，另一位反色情的女性主义者 Catharine MacKinnon 则指出，强暴就是性，因为父权社会之内的「性」，对女人而言都是强暴，都是由男性观点出发来控制女人身体情欲的作为。

我的立场比较接近英国左翼女性主义者 Lynne Segal，我们都认为反色情女性主义的看法有其盲点。毕竟，尝试把在各种社会脉络下发生的形形色色「强暴」都归结为来自性别或性的单一因素，这是过分化约了社会行为的复杂性——就像把所有强暴犯都化约为因为「自卑挫折」而以强暴「泄愤补偿」的男人一样。强暴当然离不开性、暴力和父权，但是之中还有许多性质极不相同的差异，也会和阶级、种族和情欲的压迫有关，例如特别针对女同性恋或妓女进行强暴、回教徒强暴天主教修女、下层白（黑）男强暴上层黑（白）女，这些现象都牵涉了很不相同的因

素，不能单单被性别的因素解释。而且，如果把约会强暴、婚姻强暴、陌生人强暴都归诸于同一种结构性原因，那又将如何针对不同种类、程度的强暴情况来介入施力呢？

更重要的是，「强暴」的文化意义、认知、内涵、和效应总是在具体的日常论述中成形并巩固的，是在我们如何谈论它、建构它的时候定型的。出于这个考量，我也会同意把强暴行为建构为暴力行为，但是若要认定「强暴的心理动力就是暴力，而非性」，也因而完全排除对性的讨论，我就有所保留了。我认为强暴没有什么单一或固定的成因或本质，强暴会随着人们谈论强暴的方式而改变。事实上，现今强暴带给女人伤害最深最广的倒不是其中的具体暴力，而是环绕强暴的情绪论述以及文化想像，所创造出来的那一个对性抱持戒慎及丑化态度的性文化（详见下文），因此，女性主义者除了控诉暴力之外，还需要同时积极的以能够改变性文化的新论述来建构强暴，以改变强暴对女性主体形成的强大塑造能力。我们要说：强暴事件就是暴力犯罪事件，和别的暴力犯罪事件一样，我们在叙述或描绘强暴的时候，不必再加上特别的恐怖可怕或义愤情绪，因为这种特殊的对待方式往往同时勾连了父权对女人身体的贞节想像，强化女人对自己身体的戒慎恐惧。

换句话说，当许多人（包括奚密在内）不断强调「强暴的本质就是（女人无力对抗的）暴力」，「男女在力气身材上有绝对差异，女性无法准确有力的出击」，「强暴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在极度意外、惊吓、和恐惧的境况下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再想想，这种出自万分关切和十足诚意，带着实证研究的自信和说服力的说法，倒底为女人留下了什么样的抗拒位置和情绪空间？而面对这种似乎绝望无力的情境，女性主义者要如何来切断这个恶性循环的论述统治，寻找可以壮大女人的实践和出路？

彭婉如命案为这方面的突破提供了最迫切的动力，因为案发之后的各种专家说法都再度使得众多女人从五脏六腑的深处感受到无力的绝望。说穿了，各方专家（甚至社运人士）虽然尝试着在这个耸人听闻的

案件之后提供某些防暴方法，然而这些论述都倾向于进一步把「强暴」实体化(reify)成为有某种固定、特定、不变的本质内容和意义的事件。在强暴的叙事结构中呈现的是一个截然二分的权力世界：女人永远是无力无助的受害者，只能惊怖的看着性侵害以其最恐怖丑陋痛苦的形式发生；加害者永远是狞笑可怖的非理性暴徒，以其最暴力最病态最强制的方式来对女人的身体进行凌虐；而「性」，则是男性暴力最可怕的呈现，最强大的凌虐，决意毁掉女人的一生。这种长久以来就重复传达的文化想像已经强到一个地步，强暴已经变成了众多女人生命中不可动摇、不可改变的恐怖存在，而且强暴的伤害已经被视为必然是严重而不可挽回的。结果，不管自己有没有经历强暴的经验，女人都在这无比巨大的悲愤惊惧中经验了或想像了强暴，而「一生的伤害」则变成了强暴在这个文化中最主要的论述象征。

我在 1993 年完成「性心情工作坊」时最深刻的体认之一就是：性侵害的意义、效应和伤害，正是在这种有关「一生的伤害」的道德信念和情绪反应中得到最大的滋养。而当我们在防暴论述中逐步巩固对性犯罪抱持比其他犯罪行为更加特殊强烈的仇恨悲愤时，我们也同时在持续强化这个和贞操情结相通的意识形态，使得曾经受到侵害的女人再度深化她们的痛苦经验，也使得尚未受到侵害的女人再度印证自小对强暴所养成的恐怖印象和无助恐惧，更使得男性权力再度宣告它的强大掌控，终究使得和情欲相关的一切悸动、记忆、感受、愉悦都再度蒙上阴影。而我在 1996 年底的演讲中鼓励女人积极锻炼「防暴三招」，就正是在心理和身体上都拒绝这种论述循环所产生的恶果。

作为一个对抗主流论述、壮大女性主体的努力，「防暴三招」的意义并不在于什么特定的招式会不会「有效的」阻止强暴发生——强暴情境当然可能有很多变数，加害者当然可能有各种暴力倾向和危险，事实上，任何防范都有可能无效——但是后面这类挫折心态的说法，除了怀疑一切防暴措施的效用之外，接下来还要说些什么？更多的警句？更多的提醒？更深的「恐暴情结」？更可怕的男性形象？更脆弱的女性主体？

或者，更多的倚赖「外力」（警察、国家、好男人）的保护和救援？

「防暴三招」在论述中要彻底改变的，正是女人在这种看似绝望的文化中养成的自认柔弱无助的躯体力量，正是女人在这种否性(sex-negative)文化中养成的对性器官和性活动的特殊恐惧和踌躇，正是（好）女人在这种性污名阴影下极力维护的自我道德形象定位——因为这些文化建构才是强暴恐怖之所以能够在女人的生活世界中横行的物质基础。而任何防暴措施若要产生效用，都必须彻底挑战这些文化建构，并提出另类的女性文化形象来改变强暴论述的基本逻辑。

也因为这样，「防暴三招」所依循的逻辑根本不是惯常想像的「美不美，好不好，有没有效」；而是突破文化规范的「狠不狠，阴不阴，够不够疯」。它企图彻底扭转的，是防暴论述和一般常识中一再流传的良家妇女形象，而这种深刻的挑战所倚赖的眼界和实践，是远远超过「个人」「防身」「招式」的。它的攻击目标正是那个局限女性想像的文化脚本。

由于〈解〉文作者奚密并不在演讲现场，而只是读到媒体上二手的报导，当然也就无从看到，面对一个长久以来已经被神圣化成为万恶罪行的强暴，「防暴三招」最重要的意义是一种抗暴的「论述操演」(discursive performance)。它企图透过那种在批评者奚密看来「轻浮草率」、不够「严肃正确」、不够「道德责任」的态度和语言，来进行一种女性集体壮大得力的仪式，因为所谓「端庄」、「严肃」、「道德」都包含着某种对女性活力进行规训的压力；「防暴三招」则企图在气势高亢的「女」—「性」论述中重读、重写女人和性之间的关系，它企图拆解女人和强暴之间似乎无法改变的宿命关系，它企图改变「恐暴心态」在女性人生中造成的真正「严重伤害」。

让我强调，这种使女性集体壮大得力的论述绝不轻看强暴的发生机率或是强暴的痛苦，更不会放松对强暴的防范和追诉——这些工作都可以在人权的基础上进行。但是，防暴，就不能再强化强暴的恐怖可怕，不能再加深强暴的可能伤害。防暴，就必须要在论述中根本改变强暴的

权力逻辑，改变那个使得强暴得以上升到首要地位的文化脉络。

认为女人在强暴中就是无力无助的受害者的人，是没有办法在这种论述仪式中认识它的壮大企图的。就好像截然批评A片伤害女性的人也无法接受有很多女人看A片时并不感觉恐怖，相反的，她们嘲笑色情片中对男性权力的夸大和膜拜，她们在最恶心、最露骨的色情材料中建构自己的性愉悦。

在我进行「防暴三招」的论述操演过程中，任何在场的人都可以清楚的看到，演讲厅中的女人可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听到或者想到和强暴相关的事情时，不再是恐惧的、惊惶的、沈痛的，好像时时刻刻都有恶事将要发生似的。相反的，在听讲过程中，她们是自信满满的、欢乐高昂的、兴奋强悍的。强暴不再是必然使女人感觉无助无力的事，强暴不再是必然在女人生命中造成巨大伤痛的事，强暴不再是那个不可说不可谈的可怕话题——因为，女人就连在例行的日常生活实践（如我举的揉面、拔草等例子）中都有可能淡化强暴恐怖的统治，重建对性、对身体的友善憧憬。

质疑者或许还要继续问「有没有效」的问题。别的我不确定，但是我相信，那种不怕脏、不怕恶心、不怕搞烂形象、不怕男性器官、不怕性、不怕贱模骚样、但是也随时能爆发凶狠攻击力、或者变换情绪角色的女人，她们在强暴情境中确实会有比较大的反应空间。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强暴真的无法避免时，这种「反常」的女人也比较不会容许这个经验成为「一生的伤害」。

拒绝让「性」、「一生」、和「伤害」形成必然的三合一连线，这才是「防暴三招」所关切的真正重心。因为，对强暴的高度情绪贯注——也就是对性的强烈警戒——已经使得众多女人在日常生活中日复一日成为强暴意象的人质。说得明白一点，不改变女人对性的基本戒慎态度，不淡化性在生命中的慎重意义，不拒斥「性接触必然造成严重伤害」的说法，就不可能改变「强暴」的恐怖统治。这也是为什么「防暴三招」会「轻浮／轻松」的把防暴操演和情欲开发连在一起。

防暴的真正深远「效用」，不能仅止于避免强暴的发生，不能仅止于在尖刀下苟且存活，而更要在拒绝让强暴成为女人一生之痛，拒绝让贞操情结借尸还魂的在防暴论述中再度统治女人的心灵和身体。这，恐怕就是我和〈解〉文作者最大的不同处了。（原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1997年3月7—8日，本次刊登曾加以极少数修订）

附录 2：驱散强暴的阴影

何春蕤

（前言：预防强暴的诸多警戒方法以及建议的临场反应，常常把强暴超级特殊化，在无形中增加了强暴的恐怖，预先建构了女人对周遭世界的疑惧，更直接强化了女人对身体对贞操的看重。以下这篇文章希望淡化强暴在我们文化中所被赋予的「特殊」伤害地位，希望切断正义与贞节之间看似必然的连结，更希望彻底改造女人的养成过程。本文原本刊登于《人本教育札记》1998年4月106期38-44页）

人并不是天生就会惧怕哪件事情的。

旧的养成文化

小孩子有时候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成人说。明明是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孩子却心无旁骛的追着脱手的球，冲入车阵中；明明是把锋利无比的水果刀，孩子却毫不放在心上的拿在空中挥舞，完全不怕失足摔跤时会戳伤自己；明明是放在高高的桌上的热汤锅，孩子根本构不着，可是他拉着桌布，拉垮了汤锅，也撒了自己一身热汤。

意外当然是常常发生的。忧心忡忡的成人于是再三的耳提面命，再三的提醒教诲，再三的指出那些已经被火纹身、已经受伤受害的前车之

鉴，更重要的是，「指出」那些受创的灵魂所要面对的歧视和孤立（虽然「指出」常常就是一种歧视和孤立），作为鉴戒以警告尚未意外的孩子要谨慎、沈静、退缩——甚至是有惊惶的、焦虑的、胆怯的、神经质的。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灌输，孩子终于学会了惧怕，学会了恐怖，也学会了另眼看待（不管是充分的怜悯或十分的避讳）那些已经有过意外的孩子，在另眼看待中一再「提醒」后者的「不幸」。

成人说，这样的养成过程是为孩子「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活跃一点总是比较容易招来意外的。

成人想到的是极力保护自己的孩子「避免」那些可能的歧视、伤害、和孤立。成人没有想到的是，第一，这样的保护往往剥夺了孩子生命的活力和探索精神，局限了孩子的人格幅度发展；第二，在成人指出前车之鉴，教导孩子避免意外时，这样的标记正在强化既有的歧视和孤立，对那些已经受伤的孩子而言是另一层伤害；第三，由于没有去挑战并改变歧视，当自己的孩子也无法避免意外时，又将如何？痛悔吗？怨忿吗？严责吗？

许多孩子还是胆大气盛的向前探进，不畏危险，不计后果。成人对着这些孩子摇头：怎么那么不成熟呢？那么不懂事呢？难道不知道这些事情的严重后果吗？

问题就在这儿。事情的「严重性」倒底是什么？哪种事情是「严重的」？「严重不严重」是谁的判断？可不可能有别的判断，不同的判断？

在戒严时期中，研读禁书对警备总部来说是严重得不得了的事，可是对渴求新知的青少年知识份子来说，那只不过是另外一个知识的来源而已。在威权封建的时代，子女想自主婚姻就是不孝，是严重得不得了的事，可是对年轻人来说，这是肯定自己心中强烈真切的情感，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在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时代，想和男人一样上学堂，想和男人一样出外就业，想……似乎都是严重得不得了的事，会败坏门风，可是对女人而言，这不过是实现人生，挣脱限制，享受和所有的人一样的权利而已。

换了一个时空，换了一个脉络，在历史的进程中，原本严重的事情都显得那么平凡琐碎了：街头不再有人偷偷摸摸的卖马克思的著作，依赖他人挑选和决定的婚姻被视为盲目软弱，不和男人一样热衷学习和就业的女人反而被人说是懒散不知长进。

于是原本严重的事不再严重，原有的禁忌不再是禁忌——这好像有个名字：就叫做解严，就叫做自由。

新的因果文化

同样的，如果女人想要从对强暴的恐惧和惊怖中得到解严，得到自由，她们也得把心中自小深深栽下的永远的痛，放进以上的这个脉络中来思考如何改变其中的意义和内容。

毕竟，只有在那种用女人的身体贞节来衡量她的价值的年代，被强暴才被当成一切人生价值的失去，被当成女人最大的梦魇。而当时文化中对强暴的巨大可怕描绘也因此是可以理解的——强暴「毁了一个女人的名节」、「夺走了女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造成女人心中无法弥补的伤害」——这些说法都相对应于一个以贞节为本的文化，而这些话语共同建造了囚禁女人生命的地牢。女人怕出门，怕单独，怕男人。

可是现在好像愈来愈不是那种年代了吧！如果说相较于过去的岁月，女人已经有了愈来愈多的人生选择，有了愈来愈强而自主的气势，那么，强暴所能形成的冲击也应该有点松动了吧！贞节在女人生命中的地位应该有所不同了吧！毕竟，人生已经有了很多很多其他的意义和可能呀！

这就好像过去女人没有离婚的选择时，大家相信如果有女人决定离开婚姻，抛夫别子，她就会变成一个没有身分名位的人，会被别人指指点点，会养不好孩子，最后抑郁孤寂以终，而确实好像有不少女人以这种悲惨结局下场，因此这里的因果关系似乎是命定的。可是面对这种恶劣局势，妇女团体努力的并不是叫女人「避免」离婚以自保，并不是再度肯定离婚必定招来恶果；相反的，妇女团体积极的平反离婚的女人，

挑战悲剧以终的结局，并积极的修法，积极的提供谘商和支援，好让选择这个道路的女人不至于再成为证实这种因果的实例，让离婚不再是一件可怕的坏事。在这个新的友善环境中，女人的选择愈来愈多，自主性愈来愈强，离婚的负面冲击也愈来愈有限。这就是改变文化、改变女人的具体方法。

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彻底改造这个对女人不利的文化绝对是有希望的。如果我们寄望帮助已经被强暴的女人不因此而失去人生的动力和快乐，如果我们寄望帮助未经强暴的女人冷静自在的面对强暴、处理强暴，那么我们首先就一定要设法改变我们谈论强暴时的情绪，设法改变我们围绕着强暴所建立起来的惯常因果，设法改变我们处理强暴的方式和态度。

因为，我们一定要动摇那个旧因果。我们需要开始说：强暴「不一定可以」毁掉女人的名节、夺走了女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造成女人心无法弥补的伤害。后面这些说法的普遍性，往往已经先行决定了女人只能如何经历或理解强暴经验，它们已经先行明定了伤害的必然和严重。讽刺的是，这些想要增加控诉的正当性的说法，其实不见得对起诉加害者有帮助，反而常常会在受害者的经验上再附加伤害，强化她的受害感，用贞节观的统一强大阴影渗透个人的经验。

更深远的影响是，这样的说法并非只针对受过强暴的女人，反而是使得没有受过强暴的女人都一起受害，在日常的惊恐中想像着强暴的恐怖，在时刻的警戒中冻结自己的生命，而每一次的想像和每一次的提醒都再度加深了强暴对女人生命的统治。

请注意，在这里我不是说，强暴再也不会造成那些恶果。在眼下的文化条件中，有些恶果和伤害极其可能还会产生——毕竟，我们大部分人都还带着文化的情感包袱，歧视和孤立仍然是常见的伤害——但是，我们此刻开始做的，是在原有的因果中开始注入变数，注入新的可能希望。

因为，只要恶果伤害不是「必然」的，因果的确定性就站不住脚，

强暴的恐怖统治就开始罩不住了。只要「有希望」拒绝强暴形成一生的伤痛，拒绝强暴形成羞惭和恐惧，女人就有机会长出新的力量来，而这种新的力量和坦然将为女人带来真正抗暴的实力。

脱罪论

改变我们谈论强暴的方式？不再复诵强暴的可怕伤害？那岂不是替强暴犯脱罪？——有人气急败坏地问。

（其实，这种气急败坏反映了一个把性看得很重的人，她所全神关注的是「讨债」式的复仇，而很少关注自身如何摆脱怨忿仇恨，如何重新得力，以便透过这种不屈的高亢，来改变强暴的文化意义与权力效应。）

这是我们在思考如何改变世界时另一个需要面对的抉择：我们要继续诉说强暴的可怕伤害，以便追索正义，但是同时继续挫折所有女人的生命，要女人自我限制她的人生，要受害者永远舔舐溃烂的伤口？——还是改变说词，不再加深女人的受伤感觉，但是同时让女人脱出强暴的恐怖统治，在追求身体情欲的自由自主时，长出新的力量来反击骚扰强暴？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要定强暴犯的罪，要伸张正义，就一定要诉求原有文化中的贞操价值观吗？就一定要把受害者描绘成可怜无辜的小绵羊（因而限制女人可以想望的形象和力量），一定要把加害者描绘成可怕的大野狼（因而强化男人的力量和统治）吗？为了怕可能会替强暴犯「脱罪」，我们就不惜把女人「一再定罪」，不惜阉割女人的生命活力吗？

我们能不能开始诉求另外一些可能增加受害主体力量的价值观和权力理念，来定强暴犯的罪？

在这里我先举出一个可能。

或许，在这个愈来愈看重个人主权的年代中，我们需要把对强暴的痛恨建立在不带贞操含意而只伸张个人权利的基础上。

从此，强暴之所以可恨，不再是因为它毁坏女人的名节，不再是因

为它造成一生的伤害，而是因为它侵犯了个人的身体主权，违反了个人的空间权利——不管侵害者和受害者之间有什么样的亲密或陌生关系，是女人还是男人，是成人还是小孩，侵犯都是一样可恨的，都是要被全民声讨的。在个人主权的基础上，任何对于强暴的谴责都不必再勾连性的污名——新的防暴论述本身就要淡化性的污名——对强暴的控诉不必再同时污名受害者，相反的，讨回公道将是为了强化个人的主权和力量。

在另一方面，要说出新的正义因果，要创造不同于往日的强暴论述，要生产没有贞节情结的女性情绪和心理结构，我们当然需要新的眼界，新的经验叙述，新的养成过程。这些新的文化材料要从哪里来？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它们不会来自振振有辞的专家学者，不会来自满脸正义的女性主义者——这些人的有限人生经验生产不出我们所需要的生命素材。

事实上，不一样的强暴经验和强暴故事，不一样的面对性的态度，早就存在：它们在那些被大家不屑的女人（如豪放女或倡妓或辣妹或霸王花）的生命中，在那些被视为轻佻的女人身上。对这些女人而言，性交不是什么身体灵魂的交会，不是什么严肃慎重的「一生的事」。性交只是黏膜的接触摩擦，只是身体的一般活动，并不带着什么特别深刻的意义，也不会因此就形成身体被他人占有或一生忘不了的伤害——她们也常常因此被大家视为「随便」、「淫荡」。

可是，这些不落俗套的女人却是第一批成功的拒斥和性相关的附加意义和情绪的女人。她们已经发展出一种新的强悍力量，根本就不会容许对身体的侵犯形成更大的人生伤害，她们拒绝让性成为个人人生唯一的价值和意义指标。可惜的是，大家对她们的排挤和孤立封住了她们可能的经验分享，断绝了我们可能的创意来源，也造成了我们自己的困境，我们自己的损失。

想要向她们学习？想要分享她们抗暴或伏暴经验？想要学习她们看待身体的自在和轻松？那还要看大家会用什么态度来看那些不入流的女人，要看大家会用什么样的诚恳和善意来赢得她们的信任。

换句话说，对强暴的文化意义的改造，要从对所谓坏女人的平反开始，要从肯定这些不同的情欲身体开始，要从珍惜她们已经开拓的女性情欲空间开始。

附录 3：拉炼夹住阴毛的男人

何春蕤

标准的强暴场面：暴风骤雨的夜晚，惊恐万分的女主角，狰狞邪笑的丑陋男人。男人庞大的身影一步步逼近，女人无处可躲，无力抗拒，只有连声说不，或者尖叫救命，但是风声雨声中又有谁听得到呢？

小时候，在还没有任何情欲冲动或情欲感觉，在完全不知道男女之间的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强暴是一件可怕的事，男人是充满敌意的野兽。因为我们在观影中看见了剧中女主角的惊恐无助以及施暴者的残忍饥渴，也看见了女性观众眼光的回避和她们脸上肌肉的痉挛。

这些景象的出现频率是那么的高，每个电影、每个电视剧、每篇小说的前景后景中似乎都有某个在强暴的炼狱中苟且存活或者痛苦丧生的女人。

这个不变的情节是如此的必然，只要天色黑暗下来，只要我们独行，只要男人的呼吸靠近，我们就直觉的绷紧了每一根神经。

我们不是没听过各种防范之法，我们不是没有尝试着练几招防身术，我们不是没有在皮包里带着哨子、小刀、辣椒喷枪、电击棒，我们甚至也努力的留在家中——可是我们还是害怕，还是心悸，就好像我们都已经被强暴过，都挥不去那可怕的阴影一样。

我们不是没有听过教官和防暴专家的耳提面命，我们不是没有上过警察伯伯们提供的防暴课程，我们甚至读了不少极有女性意识的强暴分

析——可是糟糕的是，我们在这些描述中重复的听见：

- 1·男人和女人的力量就是悬殊差距，怎么也无法对立，而且在强暴过程中女人常常早已被打昏，根本无法抵抗。
- 2·强暴犯是心神不正常的人，因此暴虐易怒，十分凶残，他们的目的不只是性，还要施暴。面对这种局势，女人是没有多少筹码可用的。
- 3·强暴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女人不但身体受害，更会在心理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终生伤痛。

结论是，女人在强暴的情势中无力回天，因此最好的防暴措施就是不要乱走，不要乱出门，不要乱搭计程车，不要乱言语衣着轻佻。反正——责任都在女人自己。

要不然就是要求多派警察巡逻街道，多组织可靠的无线电计程车司机，多设路灯警铃电眼，多找家人朋友陪伴外出。反正——女人也没有别的法子想。

于是日复一日，女人心惊肉跳的过着日子。面对强暴的威胁，我们无处可逃，无力可挡。

直到——我们遇见了一些不一样的女人，听到了一些不属于统计数字、不能被抽象分析、不带着涕泪交零，反正就是很不一样的强暴经验。

有一个中年女人说，她年轻时有一回和几个男性朋友一齐聊天喝酒，后来大家喝得兴起，就大锅炒了。当然，被炒的是她。不过她说的时既没有痛心疾首，也没有痛不欲生，只不过平平淡淡的说完故事，还伸了个懒腰，就好像当时被炒完以后一样。

还有一个女人说，她有一回在自家公寓大楼的楼梯间遇到一个男人想要那个，可是这个男人一定是惊慌过度，因为他的裤子拉炼竟然夹住了阴毛，那可真是痛不欲生！结果女人倒是宽宏大量的放了他一马。

第三个说，她中学的时候被邻居的叔叔拉倒在床上，想要强奸她，但是还没进去就泄了，长大以后，特别是她了解了许多中年男子的情欲

困境后，她想起来还蛮同情那个可怜的叔叔呢！

第四个说，她被强暴的时候不知怎么的，就是忍不住的想笑，笑到那个男人窘窘的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讪讪的离去。

听到这里，一屋子的女人都笑倒了。那一晚，强暴开始失落它原有的阴霾和恐吓力量。

没认识这些女人的时候，我们已经在空泛的故事中想像着强暴，已经在抽象的场景中经历了强暴；强暴似乎已经变成了我们生命中不可改变、不可挑战的事实。我们从来想不到强暴可以是爆笑收场的，也没想到过强暴犯可以是被人同情的。

但是，这些女人自在讲出她们的故事后，我们惊讶的发现，不是所有的强暴犯都是顺畅无比的为所欲为的，不是所有女人在强暴中都是劫数难逃的，强暴更不一定必然要是痛苦羞耻的。事实上，这些女人在叙述她们的经验时都是淡然、甚至是高亢欣喜的。

现在我们在努力的思考，如何再找到另外一些女人，另外一些在强暴阴影中没有受伤或者拒绝受伤的女人，我们需要听到更多帮助我们挣脱强暴阴影的故事，我们需要累积女人挥洒人生的故事。（原载《柯梦波丹》杂志 1997 年 4 月号第 18 页）